

米芾與〈紫金研帖〉

何炎泉

米芾寶愛的紫金硯被蘇軾拿走了，還差點要拿去陪葬。後來重回米芾手中，欣喜之情躍現在他振筆疾書的書蹟裡。

這件〈紫金研帖〉真情流露，不僅見證北宋的一段佳話，也涉及當時人對硯石賞玩的觀念。

蘇子瞻攜吾紫金研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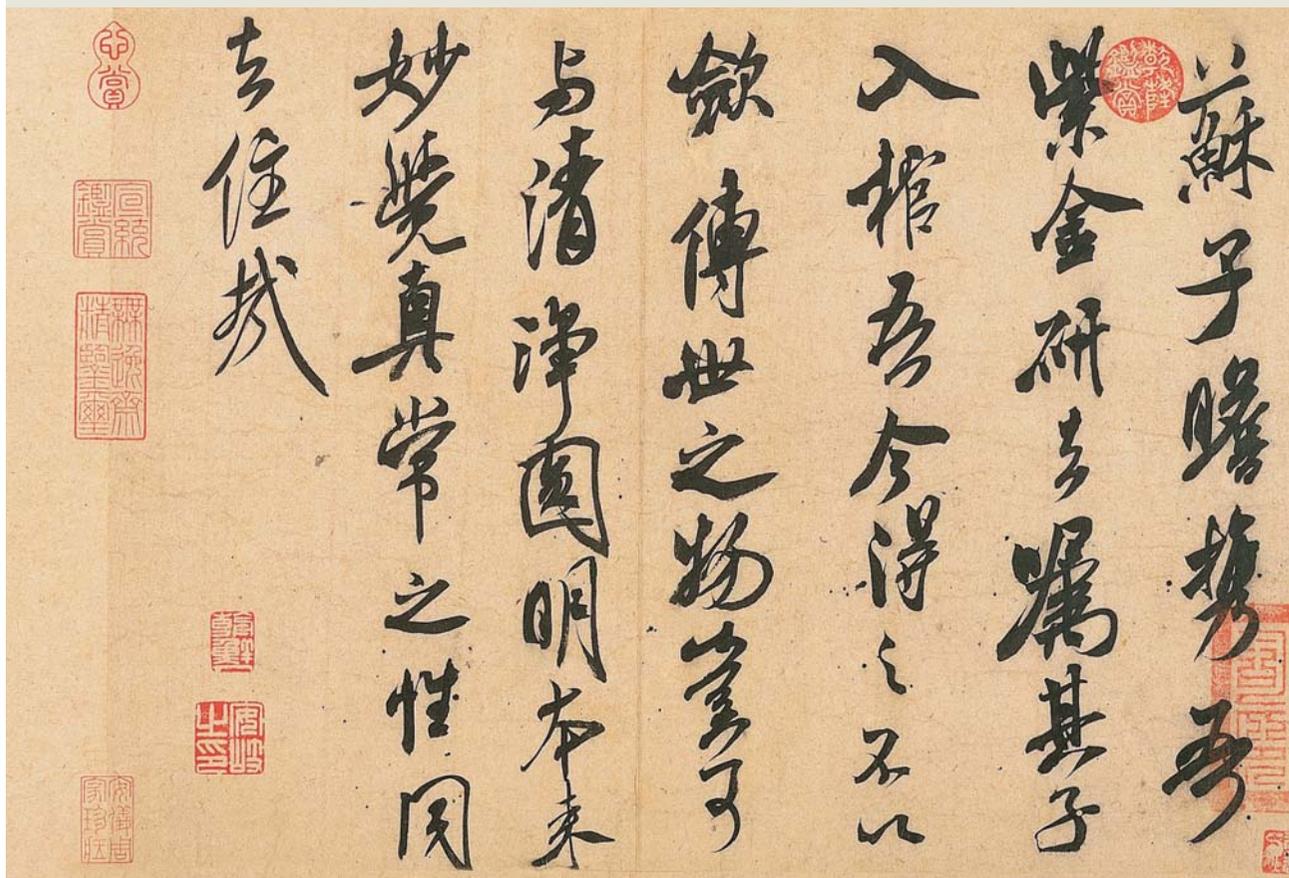
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
〈紫金研帖〉（圖二）記載一段他與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的軼事，提到他所寶愛的「紫金研」被蘇軾帶走，且險遭陪葬，後來重回米芾手中。可以想像米芾重遇此硯時的激動與欣喜，不

過因其好友蘇軾的逝世，故得失之間的心情應該十分複雜。

此帖的用筆並未刻意修飾，而是任其自然地書寫，前三行交代原委，情緒尚屬平穩。然而書寫至可以牽動米芾情緒的關鍵字時，都可看到用筆上的變化，如「紫金研」三字，「紫」字起筆凝重，「金」、「研」的左撇收筆處也稍作停頓，隔行「入棺」兩字的第一筆都出現猶疑的動作。繼續往下到「豈可」時，隨著文字語氣的轉折，米芾用筆益加率性且輕快，與前面時而凝緩

的寫法不同，反映出心情的瞬間狀態。顯然，米芾對此事的態度不僅表明於文字中，伴隨著文意的承轉起伏，用筆上也表現出相對應的節奏，明確地在墨蹟上留下書寫的意念。與此作風格相當接近的〈鄉石帖〉（圖三），據曹寶麟所考書於一一〇〇年，略早於〈紫金研帖〉，是米芾初獲此硯後，「力疾書數日」的心得，同屬亢奮狀態下的振筆疾書。

〈紫金研帖〉這樣一件情感豐沛的作品，不僅記錄下蘇、米間的一段佳話，還牽涉到紫金石



圖一 宋 米芾 紫金研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北宋的發展，及米芾等文人對硯石賞玩的新觀念。

紫金石與右軍硯

帖中這方受到蘇、米重視的硯台，被米芾稱為「紫金研」。有關紫金石，唐詢（一〇〇五～一〇六四）、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高似孫（一一五八～一二三一）均指出產自山東臨朐縣（青州及東州），而朱長文（元符初卒，一〇九八～一一〇〇）則另提及吉州永福縣（今江西永泰縣），兩地所產的外觀上皆類似端州的西坑石。

米芾《寶晉英光集》載：

吾老年方得瑯琊紫金石，與余家所收右軍硯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

新得右軍紫金硯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斯不復用此石矣！

第二段的文字與〈鄉石帖〉：

「新得紫金右軍鄉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果不復用此石矣！元章。」有關。米芾在三段文字中都說明自己晚年所收到的是王羲之故鄉（瑯琊，今山東）的紫金石，而非永福縣的紫金石。

在紫金石之前，米芾已收藏了一方「右軍硯」，並指出兩者質地相同。「右軍硯」在高似孫《硯箋》及李之彥《硯譜》也有記載：

石夷庚家右軍古鳳池，紫石心凹，所謂硯瓦如筍，筆涉水即圓。（《硯箋》）

山陰老叟稱右軍後，持一硯，長尺，色赤，風字樣。云：「右軍所用。」石揚休得之。（《硯箋》）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

得之。（《硯譜》）

當時這方「右軍硯」亦被稱為「右軍古鳳池」，形式、尺寸、顏色、來歷及流傳都很清楚。此硯被石揚休（九九五—一〇五七）以錢兩萬買到，石夷庚為其孫，米芾曾與石夷庚交易過文物，事載《寶晉英光集》。石揚休，字昌言，眉州人，富收藏，《宋史》中有傳。石揚休的幼子康伯亦喜好收藏，傳到康伯子夷庚手上時，他將部分的書畫名蹟編列成冊，名之為《石氏畫苑》，蘇軾還為之作記。

尚未擁有「右軍硯」的米芾相當注意此硯的動向，《書史》：「今（石夷庚）居陳州，有右軍古鳳池紫石硯，蘇子瞻以四十千置往矣！」清楚指出此硯被蘇軾以錢四萬帶走。據曾棗莊指出，蘇、石二家本來就有親戚關係，蘇洵有個姐姐幼適石揚言，石揚言為石揚休的兄弟。後來蘇邁又娶了石康伯的女兒，成為石夷庚的姊夫。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蘇軾貶黃州時經過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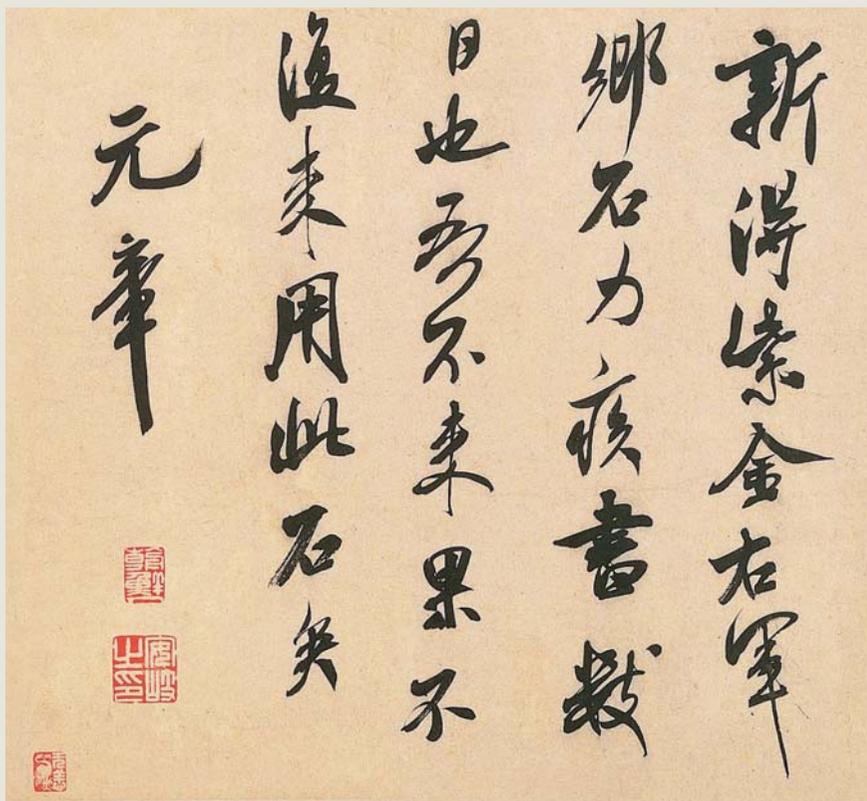
州（正月四日抵陳州，十四日離開，二月一日抵黃州），同年十二月幫石夷庚寫《石氏畫苑序》，然無法斷言蘇軾確切取得時間為何。

不過，此硯後來成為米芾的收藏，接著他又收到一方「紫金研」，雖然用了「紫金右軍鄉石」、「瑯琊紫金石」、「右軍紫金硯石」等稱呼，但都是指同一件東西。「右軍硯」如何從蘇軾到米芾手上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米芾晚年所得到的「紫金研」被蘇軾帶走，至蘇軾歿後才又回到米芾手上。

面對「右軍硯」，米芾起先也不清楚，他在《硯史》中介紹古今硯台樣式時：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

提到此方「右軍硯」被當時人收藏，應指石家。藉著與晉人繪畫的比對，米芾發現形制與晉硯相同。藏於石家的「右軍硯」在書中被米芾判斷為「溫州華嚴尼寺



圖二 宋 米芾 鄉石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巖石」，他還見到類似材質的其
他四、五方古硯。此外，米芾介
紹青州時也只列出「青石」、
「蘊玉石」、「紅絲石」，並未提
及紫金石。顯然米芾剛開始時確

實是無法辨認出「右軍硯」的石
種，且對紫金石的認知亦不深。
當此硯離開石家到蘇軾手上
時，米芾稱之為「右軍古風池紫
石硯」，可知是僅就外觀上的顏
色來命名，仍未認

出是紫金石。雖然
「右軍硯」後來也
成為米芾的囊中
物，不過似乎一直
等到他獲得「瑯琊
紫金石」後，才發現
「右軍硯」的材質
即是紫金石。流傳
於北宋的「右軍硯」
至此才被辨認出石
種，而「紫金研」
更被米芾尊為天下
第一，遠勝當時的
端、歙等名硯。若
米芾比較的基準品
「紫金研」無誤，
那表示北宋流通的
紫金石與東晉的不
同。當然，也有可
能米芾所收到的並

非紫金石，僅是誤會一場。

新硯材的開發

進入北宋以後，硯材的採挖
及製作工藝都有進展，文人越來
越講究硯的賞玩性。隨之也出現
了很多品評鑒賞的著作，如蘇易
簡《九五八〇九九六》《文房四
譜》、唐詢《硯錄》、米芾《硯
史》、唐積《歙州硯譜》（治平丙
午成書，一〇六六）、佚名《歙
硯說》、李之彥《硯譜》、佚名
《辨歙石說》、《端溪硯譜》、高
似孫《硯箋》。其中專論歙硯有
三本，端硯有一本，其餘也都以
歙、端為主，兼論及其他種類。
端、歙二硯在宋代雖然佔據
主流位置，但當時的文人也積極
地尋訪不同的石種，如唐詢在嘗
試過不同的石種後，認為山東紅
絲石最佳：

予往令端人崔之才、歙
人汪琮購求，得二州之
石品第一者，愛而用
之，平居未嘗須臾去
也。自得茲石（紅絲

石)，而端、歛皆置於中行，不復視矣！（《硯錄》）此觀點也獲得蔡襄的認同：

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為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勝之理，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味暖不明，在黃紅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硯必用水，雖先飲之，何研之差，故為天下第一。」東州可謂多奇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硯，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耶！

（《端明集》）

然而，當時端硯（巖石）及歛硯（龍尾石）的擁護者，並不同意唐詢的觀點。此外，米芾於《硯史》中介紹紅絲石時：

紅絲石作器罕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暍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

也不同意唐詢跟蔡襄的意見，認為「非品之善」。

同樣地，米芾視為天下第一的「紫金研」，也不被其他人看好。唐詢知青州時，曾親採此石，認為最高級的紫金石雖近端、歛發墨的程度，但「資質殊為下」。歐陽修對於此石的印象也不佳，認為「文理麤亦不發墨」。《歐陽文忠公文集》除了唐詢與米芾外，蘇軾也曾因推崇「鳳味石硯」，致使歛州「龍尾石」遭貶，而引起歛人的不滿。

這些北宋文人對硯台的賞鑒可以說是積極且主動的，在接受既有的名硯之餘，更是身體力行

地去發掘新硯石，並努力地宣揚，似乎也是對自己鑑賞觀的一種肯定與推廣。

結語

早年對紫金石所知無幾的米芾，隨著眼界的開展與研究，不僅解決了「右軍硯」的材質問題，更成為紫金研的首要擁護者。米芾個人與紫金研之間的點點滴滴，除了可以勾勒出他對硯石知識的追求與收藏的心路歷程外，更涉及了北宋文人對硯石新材質的興趣。

參考書目

1. 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三〇八 宋遼金米芾二》（北京市：榮寶齋出版社，一九九二）。
2. 曾棨莊，《三蘇世系和姻親述略》，《三蘇傳：理想與現實》，（臺北市：學海出版社，一九九六）。
3. 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三四 宋遼金蘇軾二》（北京市：榮寶齋出版社，一九九二）。
4. Peter Charles Stur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